



AI生成图

红蕾丝衬衫

□施群妹

上小学时,每年国庆节,学校都会组织大合唱比赛。那时不管参加什么活动,老师都要求我们穿白衬衫、蓝裤子,有白色皮鞋更好。可我们哪有皮鞋?老师便说白球鞋也可以。

等到稻子金黄的秋天,小姨要结婚了。外婆提前请来坎墩长街的“桂花裁缝”来家里做衣服。头天晚上,外公把桂花的缝纫机、电熨斗和长长的剪刀都接回了家。那几天,我中午、傍晚一放学便赖在外婆家,盯着桂花给小姨做的新衣服——花衬衫、花裙子、花棉袄,看得眼珠子都转不动。桂花对着几块零碎的的确良白布跟小姨说:“这些拼接起来,能给女娃娃做件白衬衫,拼接处嵌圈红蕾丝,看着像故意裁的,一点也不浪费。”

听了这话,我兴奋得涨红了脸,眼睛紧紧盯着小姨。见小姨点头,我悄悄低下头,心里像悄悄开了花,此后便一直围在桂花身边。

那天晚饭吃得很晚,桂花为赶做衬衫,坐在缝纫机边踩啊烫啊——第二天她要去下一家,人家早等着搬她的家什。她在白衬衫的领子与上襟处,嵌了红红的蕾丝边,整件衣服都显得亮堂堂的。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衬衫。

穿上白衬衫的漂亮,我走进教室那一刻就感觉到了。座位上的同学,眼睛都盯着我的衣服,挪不开目光。这天,老师挑选参加国庆合唱比赛的学生,让我们轮流试唱。轮到儿时,新衬衫把我的背托得直直的,我唱得既动情又嘹亮。或许是这件衣服的缘故,老师把我选进了班级合唱团。放学后我们要留下排练,那年唱的是《黄河大合唱》,我不管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,都忍不住哼起调子。

我们的班长彩霞没参加合唱团,可她是三条杠的大队委员呀?为什么不唱呢?老师说,她要报幕。

报幕,多新奇又光荣的事!我想象着:学校宽敞的大礼堂灯光明亮,红色丝绒帷幕垂立,她拿着话筒说“下一个节目是大合唱,请大家鼓掌”,还有一束像手电筒似的光聚在她身上,照得她熠熠生辉——这可是广播、电视里才有的场景,那时我家连电视机都没有。彩霞每天很忙,她妈妈也常来学校,被请去老师办公室。老师跟她妈妈说,做主持人时要梳高高的马尾辫,系大大的蝴蝶结,还要把脸蛋涂得红红的。后来,老师也把我叫去办公室,指着我的红蕾丝衬衫说:“你的衬衫真好看,是浒山买来的吧?借一下,跟彩霞换换,国庆节她报幕,让她更漂亮些。”

彩霞要穿我的衬衫去报幕!我有点高兴,爽快地脱下自己的,换上她的。她的衬衫一点不好看,甚至有点泛黄,却带着淡淡的花露水味。彩霞妈妈是浒山城人,她说家里每天都洗澡,洗完会擦白白的痱子粉,就是这好闻的味道。我常凑近她闻,又怕自己头上的虱子传给她。

彩霞穿上我的白衬衫,皮肤白皙的她,被衬衫上的红蕾丝衬得像涂了油彩,老师满意地点头:“真好看。”

国庆节前一天,我们都被安排到学校大礼堂。彩霞是真的很好看,衬衫的红蕾丝和红色裙子格外般配,脚上还穿着亮闪闪的红色小皮鞋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,觉得她比《大众电影》封面上的演员还好看。

我们按老师的安排排好队,静静等候。

彩霞站在台上,响亮地说:“下一个节目,大合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请大家鼓掌!”红色丝绒帷幕拉开,灯光晃得我睁不开眼。我们扯着喉咙唱,声音响得忘了老师的叮嘱,话筒传出的声音震得耳朵嗡嗡响,真像黄河在咆哮。

晚上,我梦见自己变成了彩霞,穿着那件红蕾丝白衬衫站在舞台中央,脚上却穿着那双泛黄的白球鞋。

一碗麦粿饭的

记忆

□吴大明

女儿总对我“饭碗里连一粒饭都要吃完”的习惯感到困惑,甚至经常半开玩笑地劝我“米饭有的是,我再给你盛一碗,别这么节省”。每当这时,记忆便会被拉回那个麦香弥漫的年代,想起那一碗咀嚼后仍难以下咽的麦粿饭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浙东农村,七口之家像一张拉满的弓。父亲在10公里外的村小教书,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几块;奶奶年逾七旬,腿脚不便;两个姐姐和我三人读书。生产队的农活儿,全压在母亲和大姐两个女劳动力肩上,是村里少数的粮食“倒挂户”。每到年终结算,母亲都要去队里补缴粮食款。劳动力少、吃口多的我们家,粮食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,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时候,吃麦粿饭是最常见不过的事。吃麦粿饭的那些日子里,那锅里的饭香总是显得格外沉重。

第一次吃麦粿饭的情景,至今清晰如昨。母亲从米缸里舀出两“升箩”(木制器具)麦粿,那是一种用大麦经剥米机剥壳后,经滚动机碾轧成扁形的粗糙麦粒,色泽灰黄,质地坚硬。通常,需要将灶膛里的柴火多烧一会儿,那铁锅里的麦粿才渐渐煮熟。揭开锅盖的刹那,没有想象中的米香,只有一股青涩的麦草味,让人食欲全消。我吃上一口,那硬邦邦的麦粿在齿间咯咯作响,嚼了半天也不好嚼碎,且寡淡无味,生涩的口感顺着喉咙往下咽,像一把粗粝的锉刀,使人直皱眉头。每咽下一口都要鼓起莫大的勇气……吃麦粿饭的滋味,就这样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这样难以下咽的麦粿饭,我们会一吃就是好几天。那时候,吃个两三餐麦粿饭还可忍受,但连着每天吃是极其难受的。母亲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。有一天,当我们为又要吃麦粿饭而感到发愁时,忽然发现锅盖揭开来,里面竟然有一半是晶莹的米粒,而麦粿饭的那一侧则被挖了一个洞。原来,母亲把麦粿与大米分开淘洗,下锅时仔细拨作两处。揭开锅后,她先悄悄从麦粿那侧盛出一碗留给自己。金黄的麦粿与雪白的米粒交织在一起,蒸腾的热气里终于有了久违的米香。那一锅饭,我们吃得格外香甜。后来才知道,那天的大米是母亲用陪嫁的银镯子换的。母亲还让父亲写信给在上海工作的亲阿妹。三妈得知我家的困境后,每月雷打不动地用挂号信寄来“全国粮票”并汇来钱款,助我们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。母亲总说:“孩子们正在长身体,得让他们吃饱,不能总吃粗粮。”

这年的夏日,二姐初中毕业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,生产队的稻田又迎来了大丰收,麦粿饭渐渐退出了我家的餐桌,成了记忆深处的一种苦涩的味道。

但儿时那碗麦粿饭,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坎里。它让我懂得:那碗朴素饭食里,不仅沉淀着母亲无声的慈爱与三妈无私的亲情,更凝结着苦难岁月中的每一份铭记与平凡岁月里最珍贵的感恩心。



AI生成图